演山集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illegible]十[illegible]

宋 黃裳 撰

清為難

[illegible]就之有所[illegible]取與之[illegible]人之所難全也萬鍾雖[illegible]不[illegible]介雖微不合於義則有所不取者為其害於[illegible]也天下皆知去就取予之為難而不知所以為清者君子之所尤難也段干木踰



文淵閣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十乘之馬棄而違之其人曰陳文子孔子尚曰清矣果且以為必難乎故得其一節雖陳文子之潔身聖人而且與之語其極致非伯夷之救獘不能與此然則魏之徐邈高而不介潔而不狷宜盧欽以為清也以為聖人為難徐云所易則過矣然則君子之於褒貶其言之抑揚固有類於此者衮盎之美文帝以謂讓有過於許由孝有甚於曾參勇有加於賁育信斯言哉漢文果有過之乎略其辭而求其意則其言亦未為過論也

其名後世之欲為法者或之於申韓而求之吾恐其分也適足以亂天下則遷始有誅焉

不以智治國

道之末為萬物之散殊為萬物之成理而君人者法天而體道者也以道之至虛可以受天下之群實以道之至無可以御天下之群有以道之至靜可以馭天下之群動蓋夫萬物之變嘗在道之末而體道者則寓乎萬物之上焉總一其成理而治之非敢作也故物之有生

以數乘下下以數計上故雖探籌不足以致其公敦概不足以致其平别契不足以致其信道德始下衰而萬物之真理喪矣於是賊生焉此以智治國而為國之禍者也然則以道治其國者其棄智乎以道治其國者真一而得心虛一而得性小智大智明者也大智以道觀物吾非物也然後見物之成理而達之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信之於朋友禮之於賓主萬物之於天倫也有生者具焉堯舜之治惡其鑿也明天而已五典之惇

出於天敘則成此者也五禮之庸出於天秩則節此者
也五服之章出於天命則賞其善此者也五刑之用出
於天討則糾其戾此者也此堯舜所以無為而治天下
而天下之民亦無能名之者其為在天而已周之治已
惡其鑿也無名之道著於天地之大美顯於四時之明
法無名之道為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而周之聖人為天
下而有六官天地四時道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聖
人任之以致其則者也故聖人之於道立之以六典而

而方者中矩曲者中鉤而直者中繩棟梁以取乎其大
居楔以盡乎其細是非伯樂般輸之使其馬與木之材
性爾殊也其固有者自然之分此二人者能明之也處
萬物之中最為靈者人也其始也芒然而相與生囂然
而相與成陰陽之所至霜露之所墜莫不蕃滋盈溢乎
其間方且坐而嬉行而遊孰知其當事孰知其當使及
其久也利害日以交智慮日以萌物既不能相勝於情
於是相揉而相獘爭鬬之患起而求決之者必就夫聰

亦異矣以至寡御至衆力不相抗亦明矣然而人人未嘗敢以賤望貴以勞望佚恃衆以抗衆天下翕然而不容一人妄肆於其間聖人尚以為法之未全而防之未備也為之制冠冕衣服之度鐘鼓飲食之數出入起居之節使上下之際如此其異君臣之分如此其嚴者聖人之力也所謂伯樂之為馬般輸之於木者亦若聖人之於君臣也非撓其材屈其性也其固有者自然之分吾所謂道者也由是以觀君臣之間上下之宜孰以易

樂斯二者是也夫仁義之實發於天性之自然知吾仁之實不止於事親自其親而達之無所往而不為仁知義之實不止於從兄自其兄而達之無所往而不為義貴賤莫不然也天下之愚衆習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天資之茂見伐於外物且不知其實可以至此極也盖惟子弟之賢者不失乎智之實遂能擴而充之弗去斯二者則其本少固矣然而墨子之徒至此又失禮之所在泛然之仁無所疑正使夫父兄之間不能全得以望

演山集卷四十三

宋 黄裳 撰

策

問取士

事物之來君子照之以識御之以氣運之以才而氣以剛毅將才以平定明識者水也氣者風也風飄而水為湍風静而水為鑑然而孰使風者乎心者帝也風之所自而作者也心動而氣亂氣亂而識暗無窮之變即我

則使之治其統以才之小者處之以官屬則使之治其類其統甚約而才之大者鮮矣故官屬之長止於六卿其類甚繁而才之小者衆矣故一官之屬至於六十事之統在其長事之類在其屬此所以舉邦治也有六官之長則為六屬是佐其長者也有六典之書則為之六職是推其典者也制治必有教行教必有禮得禮必有政刑則輔相乎此者也事則始終乎此者也長於治者不使之主教長於禮者不使之主政長於刑者不使之

志以帥氣無氣以育才類為物所勝然後齊之管仲晉之叔向鄭之子產以才鳴矣管仲之才因敗以為功轉禍以為福可謂美矣然而仲之志屈於聲色勢利之中不能以直養氣卒佐區區之霸子產之德事上也敬使民也義可謂美矣然而子產之才見於人人而濟之若甚迂者故愚以謂管仲才有餘而志不足子產惠有餘而才不足以其事業著於春秋之世無與比者先王之澤熄故耳自秦而後天下之士才喪於拘道屈於賤拘

然後無愧於造物者此愚之志也

問風俗

天下之衆視儀而動聽唱而應期於學士大夫而後止焉聽唱而應而為無物之言視儀而動而為難知之行不能披心腹墮肝膽自竭以事上則夫戴后之民守邦之衆何所望哉嘗謂時未始有常也世俗為之耳俗未始有常也學士大夫為之耳以其貴也賤者之所聽以其實也愚者之所慕是故學士大夫患盜虛名而失其

實向為伯夷今為盜跖朝為忠信暮為欺誕祝欽明託儒以為姦裴延齡引經以為僞逢吉之險邪嗣復之辯給崔群樓楚肆訐示公僧孺宗閔奮私昵黨為唐之亂階世俗以壞可不懼哉雖然靜言庸違巧言令色堯舜之世有所不免聖人之治不能使無此屬而能使之不得志而已小人之惡有姦心故有姦行有姦行故有姦言邦汋姦心也邦賊姦行也邦諜姦言也其政失一其刑失防然後小人之志趨於姦焉以邦誣立朋以邦朋

立成誣其弊生於邦汋而已方其為邦汋也不遽止之使之乘間得志則不可及矣先王患其然為之八成掌於士師俟其類至而斷之小人所以造邦之禍其情蓋盡於此矣制治之世將欲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弗去斯人之徒未可議也舜之用知去靜言庸違孔子之用先去順非而澤二者弗之去彼將以惡亂善以邪干正鄉有原人國有不物市有偽飾政有左道皆其弊耳方今天子德意志慮曉然示人如日正中臨照天

下則王之所好宜知而行之王之所惡宜知而避之若夫不能以情相親以義自竭而為無物之言難知之行則堯舜之世有所不免者俗化之所由亦安在哉愚請斷之以八成馭之以八柄而已

問納言

旁通天下之情以為德則天下之大順成矣兼覽天下之善以為政則天下之大利至矣方今聖人以道出法以德制行將起太平之功緒以示萬世而或大順未成

哉君子之善小人之惡不得其情而已君子以善懼惡
小人以惡亂善然後邪計不得不行嘉言不得不伏視
聽不得不壅故愚以謂邪計之行嘉言之伏上下之志
不通非所患也患在君子小人之情有所不知而已小
人之情以小廉致大行以小信致大僞有所乘而入有
所伺而進似是而非者也知人之道不患不知君子而
患不知小人苟使小人之情在吾手撓顱指之間巧令
無間以行其志然後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

司庶府罔匪正人庶常吉士是故諸侯之復逆則以大僕掌之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則以小臣掌之群吏庶民之復逆則以御僕掌之外通諸侯之情覽諸侯之善內通公卿群吏之情覽公卿群吏之善下通萬民之情覽萬民之善下之志通於上矣以觀治象為未足也或讀邦法以讀邦法為未足也或誦王言以誦王言為未足也或道德意以道德意為未足也或掌治逆其平如砥君子履而行之其直如矢小人視而見之上之志通於下

是非出於所由之義與不義義與不義出於汝止而已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
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
眸子人焉廋哉蓋夫汝止安然後胸中正胸中正然後
所以所由所言所視無不正者言者心之聲心者神之
舍而眸子則其神之逆旅歟君子求人之情偽或於視
聽或於言辭氣色之間或於行迹蓋六事者所安之形
象者也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則觀其行
歟先王之用人或以言揚或以德進其在鄉也委之考
察之吏國學之官黨庠之吏以六藝各書其能以六德
各書其善患其粗也察之以致其精患其偽也攷之以
致其實其在朝也委之撰事之臣堯宅心於舜而八官
為之用舜宅心於禹而五臣為之用文王宅心於三事
而凡百有司為之用然而邪正之辨凡歷於此蓋已詳
矣及其升對接踵書匭繼上聖人又用獨智入於所安

之仁所由之義則君子小人之情烏能逃我哉小人不能以惡誣善然後旁通天下之情以為德兼覽天下之善以為政其為也孰禦

演山集卷四十三

和不能用其命有地利不能用其勢然則戰功惟將者所收將功惟仁者所立一夫之勇豈能致哉以仁立智以智出算其智深者其算多其智淺者其算少少算可以為衆則有能窮之者豈足將哉是故戰功曰多算而已氣不能致柔則算不能致多不能致柔以仁則不能致多以智帷幄之筭時可守矣開營以攻時可攻矣堅壁以守挑戰襲擊滯于聲形之中而落敵人股掌之上是故有天時不能用其數有人和而不能用其命有地利

不能用其勢然則軍將師帥無仁之静以為智無仁之
動以為勇敵人之来智不足以料勇不足以却而求銘
書于王之太常殁祭于大烝顯明之中與日月齊光幽
間之中與先王偕榮豈可得哉三代之將命卿則有仁
命大夫則有智命士則有義是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
可以遇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遇三代之仁
義仁義之運用而藏之則為天機推而散之則為人和

宴居邃幄之中凱旋幽障之外豈足怪哉三代而下歷觀漢唐之將威名震乎遠人武略垂乎後世未有無仁之靜以為智無仁之動以為勇者也是故亞夫之嚴肅祭彤之安重鄧禹之深沉充國之鎮靜去病之少言衛青之謙損王霸之惠愛此皆多數之仁各隨其才性而得之其為德多數則其為智多算其居者靜則其制者動後世鮮有加焉少算之將將知所守而昧于攻則能攻者困之或知所攻而昧于守則能守者斃之與夫暗

于大理弊于一曲之士無以異焉多筭之將不可為衆
而得一人焉則其所利不可以勝計是故班超之于西
域張奐之于匈奴仁貴之于突厥子儀之于回紇彼非
畏其勇悍畏其不為勇悍所役感忽之際以靜制動而
已匈奴之畏李廣避廣數歳不敢入右北平李勣之為
并州十有六年突厥不敢南顧其功一也然而廣之所
恃者氣勣之所恃者智而廣卒以勇悍輕敵晚年屢北
葢夫少筭多勇未有不窮者也嗚呼兵凶器也戰危事

也夫以暴氣悍勇而從事于凶罷危事危事紛于目前暴氣暗于胷中欲以功名自終是則難矣惟道術為能將將惟智術為能將兵而或不仁則其智術亦安在哉擇將無難擇其深沉大度有仁之量而已多筭至勇由是而出焉

問法律

予讀唐刑法志言古之為國者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悉俾民知所避也為法雖

殊用心則一葢皆欲民之無犯也此說固然古者道德
之體未及下衰俗之于我輕矣故力惡其不出于身不
必為巳俗之于物輕矣故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巳
當是之時不待案圖啟書然後以為直勝斗斛槩然後
以為平探籌投鉤然後以為公合符節別契劵然後以
為信豈復有爭端哉故古之有道者且欲仁義禮法一
切棄絕之反罷還朴尚肯作為刑書以招天下之偽乎
後世之難治惟其物我大辨自夏至周天下巳歷二弊

民之知故有如横流之衝失其大防汗漫而難制夏商遺俗或固于野或肆于偽野者愚偽者妄或以私忿小利輙蹈詈獲以亡其身者葢不可勝計也周次其後葢知絶滅禮學毁棄仁義非所以救其弊者不若大備禮法以防之使知所避而已葢堯之後歴乎夏商之末仁義之失盡矣則周之所以救其失者有禮而已禮以情制律以禮制刑以律制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見于周官明啟刑書胥占

咸庶中正見于吕刑及漢蕭何得秦律令秦用商鞅之法慘刻少恩以制天下高祖約法而行之得周用輕典之意故高后時不出房闥天下晏然豈非高祖之賜哉唐之刑書有曰令者名分之所稟有曰格者有司之所効有曰式者事為之所守百官違此三者及有罪戾之民則斷之以律焉然則格令與式資律以行者也律之義顧不大歟律令之書文静為之損益裴寂為之撰著無忌玄齡為之删定其後玄齡又復增損隋律降大辟

為流者九十一降流為徒者七十一或定以為令或刪以為格降及大周以至今日之盛世科條格勅附入削出益不可以勝計始也以為禁書今也散于天下細民學士皆得而讀之或謂律學之弊使吏侮文使民因緣而為姦予以謂不然人主于俗式之以爭于律行之以恕則吏烏得而侮文民烏得而為姦夫律失入之減少失出之減多以夫失出有仁存焉而或失入則為不仁而已昔唐太宗一殺蘊古法官遂以失出為戒失入為無罪

自是吏皆深文刺骨苟非太宗惟刑之恤仁恕寬厚矍然而悟則深文之吏輒行其志為害豈勝言哉四年之久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而已葢其律行以恕還家之因及期而至無有後者葢其式俗以孚然而法律之行有唐太宗為之主則侮文之吏因緣而為姦之民豈復有哉唐史以為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悉俾民知所避也今日之意不其然乎

問天變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情之喜怒寓諸天時以為和乖天意之與奪寓諸人事以為去就然則妖祥之兆因人以至者也失人之情雖天不能使之就得人之情雖天不能使之去天星之變或為祅祥或為祲象特示人情之得失耳務天也失人務人也得天而天示人情之失得者安可廢哉是故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則先天而修焉故日月星辰之變動可以無志分星之所主歲相之所在可以無觀五雲之色可以無辨十有

二風之氣可以無察詔救政訪序事已之可也以天占
人則後天而修焉故志其變動察其祅祥辨其吉凶察
其和乖詔救政于上訪序事于下已之非也強本節用
則天不能貧養備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則天
不能禍若夫象之可以期宜之可以息數之可以事知
之可以治者志之而已祅祥祲象是乃天地之變陽陰
之化物之罕至者何事詔救政訪序事而與之計哉是不
然也此特蔽於人者之説耳一氣之判上為天下為地

累統萬事也奚能無過然則天星之變與夫人事相為
報施不足怪也詔救政訪事序何可廢哉移民通財舍
禁弛力薄征緩刑之類是以王政而救喪荒者也救日
月則詔王鼓若國大旱帥巫而舞雩禱祠招弭禬類祈
禳之類是以神道而救妖孽者也人之喜怒寓諸天時
以為和乖則夫救政之事先王不敢私焉訪之于下求
達其情而已嗚呼以人占天也先天而修焉以天占人
也後天而奉之則天之于王也豈敢欲勝之哉五物之

變宜復其常宜復而莫之復則是數也物之罕至者也

乾隆御覽之寶

演山集卷四十四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舉人臣曹夢齡
謄録監生臣張　炳